

谁是“柿子王”？

公证处做了采摘过程全链条公证

本报记者 曹梦琪 通讯员 周丹 曹涵琦

本报讯 金秋十月，是柿子采摘的好时节。近日，浙江举办了2024浙江农业之最甜柿挑战赛，来自安吉县的两家柿树种植单位选送的柿子获奖。与往年获奖的柿子有所不同的是，今年安吉参赛的所有柿子都经过了采摘过程全链条公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确保验收过程的真实性和结果的准确性，经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申请，安吉县公证处受邀对本次相关技术人员验收的过程提供了证据保全公证。

当日，安吉县公证处的工作人员随同技术人员先后来到了位于安吉县天子湖高庄村的安吉富民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营的柿子园和位于安吉递铺街道青龙村的安吉枫柿家庭农场经营的柿子园内。依据事先设定的流程，技术人员在基地现场采摘、当场称重以

及结果记录，随后对该称重的柿子进行了现场封存。公证人员对上述柿子采摘、称重、封存、签字确认的过程全程进行了拍照、录像并制作了相关的工作记录。将最后一个甜柿封存完毕，已是晚上7点多了，公证人员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单位加班制作保存相关材料，争取尽快出具公证书保障两家单位的验收结果能顺利参加比赛。

近年来，安吉县公证处一直在致力农产业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包括白茶商标侵权证据保全公证、茶王争霸赛的现场监督公证等，2022年创造了浙江农业之最、单株结串数最多的葡萄记录也是在安吉县公证处的见证下产生的。接下来，安吉县公证处会在农产业项目上更加积极作为，扎实推进各类涉农公证服务的开展，为农产业的振兴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新艇入列

本报记者 南苏 陈立波

本报讯 11月1日，中国边检33401、33301、33302三艘新建船艇在宁波列编，这是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转隶以来首次新建船艇列编。

其中，中国边检33401船艇也是目前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排水量最大、性能最先进的执法船艇之一，将承担起宁波舟山港海域出入境船舶监管、海上违法犯罪行为查处等任务。



浙江:白蚁危害严重村落蚁害治理率达100%

新华社 林光耀

记者近日从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从2020年开始，浙江启动“一村三名”（即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白蚁综合治理工作。通过三年行动，浙江全省412个白蚁危害严重村落蚁害治理率达到100%，保护了一大批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

浙江是白蚁危害严重省份之一，为解决白蚁危害问题，浙江出台白蚁防治专项工作三年行动计划，把白蚁防治纳入美丽城镇建设评价体系，初步构建了省、市、县、镇四级统筹推进白蚁综合治理体系。

防治实践过程中，浙江探索出不少可资借鉴的创新举措。比如加强技术创新，在宁波市镇海区、诸暨市、义乌市

等地开展白蚁防治数字化应用场景试点，打造“白蚁全生命周期综合防治”服务平台，实现了白蚁危害的智慧识别、自动报警、智能监测。与此同时，加强长效机制建设，建立传统村落白蚁危害定期巡查制度，每年白蚁活动高峰期安排不少于1次全面性蚁害检查，并在传统村落修缮保护过程中按要求进行白蚁预防，实现长效保护。



“生死时速”

近日，在温州龙湾的街头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沙城派出所铁骑开道护送，仅用时6分钟，将一名病情危重的市民送进医院急诊室，争取到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通讯员 王娟 摄

来东极岛吊唁的英国人

新华社 于艾岑

今年6月，在浙江舟山东极岛附近海域的一艘船上，英国人肯尼思·安德鲁·萨蒙把一个红色罂粟花环抛入大海，花环中间裱着他父亲的照片。肯尼思的父亲安德鲁·萨蒙是一位英国皇家炮兵中士。这个花环，曾被放在肯尼思父亲葬礼的棺椁上，此后又被肯尼思悉心保存了24年。而今，花环乘着东极岛海面上的波涛，越漂越远。在这片海域下，沉睡着二战时期日军的战俘船“里斯本丸”号。

1942年10月，满载1800多名英军战俘的“里斯本丸”号行驶至这片海域时，由于日本不按国际公约在运俘船上悬挂红十字等标志，被美军潜艇击沉。沉船过程中，日军撤离，英军战俘却被留在舱底等死。在漫长而痛苦的等待中，他们开始破船逃跑，却被日军开枪射击。这时，舟山当地渔民划着渔船和舢舨前来营救，最终救起了384人，肯尼思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事故中，有843条生命永远沉睡在了这片海底。

这次，肯尼思和10余位“里斯本丸”号战俘的后代一起来到舟山东极。他们的先辈有的遇难，有的幸存。在前往舟山的大巴上，肯尼思对我说：“这里发生了我父亲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我想来看看这里。”他告诉我，他带来了父亲葬礼上的花环，想把它“留在这里。”

在船上，肯尼思一直捂着一个英国塞恩斯伯里连锁超市的塑料袋。等船快驶到“里斯本丸”号沉船点时，他找到我，打开塑料袋，专门给我看了他父亲的罂粟花环。随后，他和其他战俘后代一起走上甲板。在风浪颠簸中，他们扶住栏杆，一边摇摇晃晃地努力保持身体平衡，一边吟诵悼词。在风浪稍平息时，肯尼思将花环永远留在了东极。

75岁的丹妮丝·维尼也来到了东极，她的父亲丹尼斯·莫利是“里斯本丸”号的最后一名幸存者。维尼对随行记者们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父亲总是说，渔民们是英雄。他说，如果没有中国渔民，他就活不下来，也就不会有我了。”“幻想一下，如果能和当初参与救援的渔民本人对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我问。维尼突然变得异常激动，她的声音嘶哑，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我想对他们说声‘谢谢’……我只想说‘谢谢’，也代表我父亲说声‘谢谢’。”在“里斯本丸”号沉船的海域，维尼和其他几位英国战俘后代一起，向海面撒下白色的花瓣，她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在一行人到达东极的当晚，维尼和其余几个英国人来到海边散步，遇上了同样在海边散步的我，我们结伴而行。维尼第一次来中国，对一切都感到很好奇。我慢悠悠地给她讲着，此地因一部电影而被人认为是“大陆最东的岛屿”，成为旅游胜地。远处的歌声不是酒吧歌手，而是中国特有的“露天卡拉OK”，唱的是地方戏曲。

这时，一位头发烫得高高的中年女士走来，用中文对维尼说：“我认识你，我在上海见过你。”随行的还有两位中年男士。简短交流后，我才知道，这三位就是当年参与救援“里斯本丸”号的渔民的后代。前些天，这几位都在上海，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的首映会。作为在场唯一一个会讲中英双语的人，我充当起了临时翻译。两批人明白了对方的身份，立刻热泪盈眶，激动地抱在一起——他们被安排在次日正式会面，却提前一天碰巧遇见。

意外相逢，千言万语，我作为翻译，手忙脚乱。在我的帮助下，其中一位渔民后代吴伟伟询问了一位英军战俘后代的年龄，然后激动地拉住我说：“你告诉她，我应该叫她大姐啊！”那位主动打招呼的女士名叫陈雪莲。如今，她在当年她父亲救人上岸的地方经营一家海滨民宿。“先辈都已经故去，就剩我们后辈。”她感叹道，“两国很远的！你看几千公里外的，能认识我们，我们也认识他们，那很不容易啊！”

在维尼离开舟山前，我买了两个《白蛇传》系列盲盒，一个送给她、一个送给自己。然后，我给她讲了《白蛇传》的故事。我买的盲盒可能随机开出白素贞、小青、许仙、书童、法海这五个角色——老太太“一发入魂”，开出的是白素贞，我开出的是许仙。这实在是一个巧合。作为一个二流政治漫画作者，我还给她画了一幅漫画肖像，感谢她对我采访工作的支持。对于我画的漫画肖像，维尼露出了不置可否的微妙神情，但对我送给她的盲盒，她开心地说：“我会确保我的素贞一直挂念着你的许仙！你也要如此！”